



《雪华壶》，是顾景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创作。

这时候的顾景舟，历尽“文革”沧桑，在紫砂界，已经确立了掌门地位。他弟子颇多，或为官，或成名，桃李满园，夫复何求？严冬过尽，春声可闻；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平和、愉快的。内心里，那些一生的积累，已经到了井喷的境界。或许，他要营造一座紫砂的楼宇，或是构造一座紫砂的宝塔。它应该有巍峨的器宇，是简洁的繁复；是严密的疏朗，是细微的宏伟。不，他心里的紫砂，可能还不止是那样的分量。他选择了雪花，六角形，自天边飘来，一片片，似有若无；世界上还有比雪花更轻盈、更莹洁的东西吗？但他就是要用这雪花之轻，来表现乾坤之重。

高山仰止(下)

徐凤

顾景舟性情，于一片雪花，便窥一斑。一层一叠，团团如盖；六层之塔，大慈大悲；这是顾景舟理想中的美妙世界：凉台静室、明窗松风、晏坐行吟、清淡把卷；天地山川、星河灿烂、白云为盖，流水作琴……壶把，如满弓，蓄势待发；壶嘴，窈窕娉婷，如美人水袖，一拂处，令江湖失色。

本山绿泥，自黄龙山出；龙窑烧出嫩金黄，温润如玉。壶胎，饱满如鼓。雪之花，尘之梦；冰清玉洁，晶纹可触。微笑，雪花的笑，平和，宁静，包容。那分明是景舟大师之心怀。

口与盖，严合适度；壶嘴出水，一注如虹，盈尺而不浮花；无论赏玩、实用，都非常相宜。

据说，雪华壶出窑后，一直搁在顾景舟案头。弟子们发现，他时常将其珍赏于掌上。弟子问何故？乃笑而不答。

弟子们以前总是问，顾辅导，制壶有秘笈吗？

只见他慈祥的眼睛，特别晶莹剔透，那眼波深处，但见一派山川坦荡，万籁萧萧。

现在他们仿佛明白了，何等心境，即何等胸怀；而秘笈，则如莲心，藏之莲蓬，出于污泥，一尘不染；彻悟者，即秘笈全解也！

紫砂壶有光器、花器、筋囊器之分。顾景舟以紫砂“光器”成家，他虽然没有在记述的文字里鄙薄“花器”，但在许多人的回忆里，他是不大看得起“花器”的。2006年，笔者在写作《花非花——紫砂艺人蒋蓉传》时，对蒋蓉老人进行详细采访，其间，蒋蓉多次讲到她与顾景舟的恩怨，主要是在艺术观念方面的分歧。在顾景舟看来，紫砂光器是文人壶，主张以简洁替代繁复，以神似替代形似；而紫砂花器则缺乏想象力，媚俗花哨；顾景舟常常半开玩笑地指着蒋蓉的花器壶说：“痢痢头！”

顾景舟的讥讽并无恶意，说到底他性格里还有手艺人的成分。但由于他的一言九鼎，蒋蓉们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紫砂花器创作，很不容易。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以顾景舟为代表的光器和以蒋蓉为代表的花器相互砥砺，共写了当代紫砂的历史篇章。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紫砂到了20世纪，一直在呼唤它的领军出世。顾景舟的出现，虽有机缘巧合，但确是天降大任，是紫砂发展承前启后峰回路转的必然结果。

顾景舟的作品，每一件都可圈可点。如《僧帽壶》，原是元代景德镇青白釉瓷器，明代永乐、宣德及清康熙年间，均有僧帽瓷壶出品。紫砂僧帽壶当从此出。原本是传统的造型，到了他的手里，原集各家之大成，开创了简朴大度、协调秀美的风格。《僧帽壶》曲把平嘴，六方壶体；僧帽为莲花块面组合，壶嘴为莲心，静穆中不失盎然之趣。是行欲方、智欲圆、刚柔相济、方圆互见的砂壶珍品。

他的代表作之一《提璧壶》，是上世纪50年代，与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高庄合作的作品。该壶堪称当代紫砂壶中表现材质美、工艺美、形式美、内容美、功能美等“五美”境界的绝品。1979年邓颖超访问日本时，该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首相。《如意仿古壶》则是顾景舟在传统仿古扁壶的造型上加饰如意筋纹、使作品的气韵更加生动。壶的形、气、神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旧金山奇遇记

上海襄阳路上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是1937年约翰神父来上海主持的。当时他的家就在旁边的神父住宅里。那是一座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修建的教堂，据说里面画满了忧郁的白衣耶稣和红衣圣母。

1950年约翰神父带领新乐路附近的五千东教徒前往旧金山，在盖瑞大街上建造了另一个圣母大堂。有趣的是，在上海，我的家离襄阳路只隔着两条马路。而在旧金山，我住的地方离盖瑞大街也只隔着两条马路。

旧金山也和上海一样，黄昏来得很快。教堂金顶在暮色中仍旧闪烁光芒。见到它，才知道原来襄阳路圣母大堂的蓝顶上，要是还有金色十字架的话，也会显得高大，显得苗条。

从俄罗斯来的东正教神父菲尔道特在上海襄阳路上的圣母大堂里画圣画十年，也画了一幅朝向公园墙上的圣母画像。到旧金山建盖瑞大街教堂时，他又接着画新教堂里的圣画，一直画到去世，整整二十年。如今襄阳路大堂里的圣画早被抹除，只剩白墙。而旧金山教堂里的圣画在幽暗中闪闪发光，也是忧郁的红衣圣母，白衣耶稣。

我七岁时在襄阳路见到蓝顶的圣母教堂时，外墙上已经是洁白的了。菲尔道特神父已经前往旧金山。如今我找到只知道亨利路杜美路，不知道新乐路东湖路的迈克文，他离开时是21岁的青年，此刻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告诉我，襄阳路的圣母大堂，是盖瑞大街教堂的四倍大，画在墙上的这张圣母像，曾在东面墙上面向花园。

知道我从我上海来，教堂里的人都对我微笑，特别允许我在教堂里随意照相。我心中只是惊异与恍惚，约翰神父已经躺在教堂一侧的雕花棺材里了，去世以后，如今他是上海和旧金山的圣人约翰。

如今你却随波逐流，徒然地去仿效人间的话语，你不仅转移了自己的真纯天性，而这样的人云亦云说不定还会累及你自身呢！笼中鹦鹉，丧失了自己的天性自然无疑，但它的人云亦云，也是效法饲养者的话语而致，然则一味秉承饲养者的意志，意味着累及自身。但这层意思，一些鹦鹉或许看不到，它们的旨趣原不在自由飞翔也。故唐诗人徐凝《鹦鹉》诗云：“毛羽曾经剪处残，学人言语道寒

漂浮的红围巾

陈宁康

名状的情绪搅动着，让人非常不安。

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风呼呼地作响，天空中还依稀飘着雪花。这么冷的天气，我以为他们今天不会来了，可是，当一种鲜艳的红色慢慢飘过来时，我发现了他们的身影，老头儿戴着一顶皮帽，脖子上绕着长长的红围巾，搀扶着老伴儿徐徐走来。我有点儿傻眼，如此寒风凛冽，还下着雪，他们却不为所阻，依然我行我素。我被感动了，眼睛一直盯着他们，都没敢眨一下。风愈发兴起

来，雪花也愈发密集，风绞着雪，纷纷扬扬。顷刻间，漫天飞舞的白雪就把天色染成了一片苍茫。可他们仍是依旧自己原来的步履蹒跚而行，仿佛这风雪根本与己无关，那条缓缓移动的艳丽的红色围巾在迷雾的白雪纷飞中，显得格外地夺人眼目。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色？——我觉得，这是一幅人间最美丽的风景画卷！它不仅赏心悦目，而且韵味无穷，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透过这幅看似平凡的画面，不由我们不去遐想，不由我们不去感慨。他们只是普通的老人，甚或年迈多病，但是他们的感情笃厚，彼此搀扶着走到了苍苍白发还是那么恩爱如初。他们对待生命是如此尊重，不管风吹雨打，坚持不懈地锻炼，珍惜着生命赐予的宝贵时光。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那么安详淡定，不急不躁，持有一颗平常心。他们已然忘却了曾经有过的困惑，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快全都尘封于遗弃的角落。他们不再去为世间的喧嚣而躁动，不再去为命运的不公而感叹。他们的



金石缘



万象更新

丁中光 作

鹦鹉羽毛艳丽，能效人言，故颇得人们欢喜。记得小时，邻家有养之者，清晨常呼“你好”、“早上好”，觉得好玩，常为之驻足。前几年游广东的一个“百鸟园”，门口养着的鹦鹉，“欢迎，欢迎”地叫呼，又飞到里面一小表演厅，说“表演开始”之类的话，也惹人发笑。广东多鹦鹉，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说，有一种鹦鹉除了汉语，还能说外语。他又说有人养的一只鹦鹉甚伶俐，一外国人用高价买下，此鹦鹉到彼处后，说：“我汉语，不愿去外国，于是不食而死。”鹦鹉如此知“义”，大约是好事之徒杜撰的；或者是卖主预设此局，实未可知。鹦鹉之不食，也可能是买主不知饲养之法。但这样的故事的流传也事出有因，因为鹦鹉实在是聪明的鸟儿。

《红楼梦》写黛玉回来，便叫“雪雁快掀帘”，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

这段文字大约也有作者创造的成分，尽管甚至鹦鹉“破案”、鹦鹉“救人”的故事我们也常能听到。恰如古人所言的，鹦

鹉能言，不离飞禽。鹦鹉其实并不懂得人言，它只是善于学舌罢了。从前英国人举行过鹦鹉展览，一只灰鹦鹉说了句：“天啊！好多的鹦鹉啊！”引得众人一惊，于是这只鹦鹉理所当然地获得头奖。后来鹦鹉的主人请客，为了在客人面前再现鹦鹉的“天才”，本以为它会说：“天啊！好多的贵客！”然而鹦鹉仍说：“天啊！好多的鹦鹉啊！”

鹦鹉的学舌的特征，常引发人们辽远有趣的想象，古今咏鹦鹉的诗文因此极多，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人们尽管在生活中似对鹦鹉很有好感，但诗文中的鹦鹉比拟，其形象或为“人云亦云”者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如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有一篇《能言鹦鹉》的文章，其中引朱熹的话说：“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及到会说义，只是不廉不义。”罗大经说，这样的人就是“能言鹦鹉”，能言鹦鹉多了，世道必日降、必败坏；假如在位者还将这样的能言鹦鹉当成凤凰，唯恐这样的鹦鹉不在“灵囿之间”，则国事还堪问么？

《能言鹦鹉》文章的立意，真可发人深省，何代无“能言鹦鹉”！唐人裴夷直《鹦鹉》诗云：“劝尔莫移禽鸟性，翠毛红嘴任天真。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此诗大意是说，翠羽红嘴的鹦鹉，你本来美丽真纯，我劝你莫抛却自己的本性。

他们静静地走来，悄然地离去，画出了人间最美丽的画卷。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老人，用坚实的步履给了大地以不同寻常的回响。他们的故事平淡无奇，却是那么震撼人心，耐人寻味……

我曾经被窗外的一幅景象所吸引——楼下的小花园里，葱翠的树木丛中，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佝偻着身躯，挪着蹒跚的步履缓缓而行，步伐却是那么整齐划一，从容不迫。——我站在窗后久久凝视，独自茫然地琢磨，似欲寻找什么。心被一种难以

吸引孩子们参与沟通交流，锻炼各种能力。我会陪孩子们去看话剧，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受话剧中的故事，然后再给他们讲解故事情节。人的感情是互相的，有一次，我居然收到了孩子们的邀请，请我和他们一起去乌镇游览，让我十分欣慰。经常有人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在我心中，每个孩子都应当是平等而值得尊重的，所以我也更关注那些缺乏关爱的孩子，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们。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

青年志愿者

春眠不觉晓

蔡西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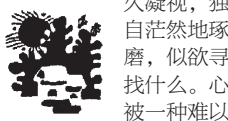
——贝多芬“春天”小提琴奏鸣曲与孟浩然的《春眠》

贝多芬的“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特别是它的开始部分，是少数几段让人一听就记得住旋律的动听的音乐之一。那是怎样的一种青春、亮丽的情怀啊！它是在漫长的寒冬之后，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的一个长长的深呼吸，是一个清晨起来后在面南阳台上伸出的长长的懒腰，美得直要把人的筋骨都化了。孟浩然的《春眠》中，风声，雨声，鸟鸣声集在一起，它又何尝不是一首动听的春之舞曲呢？

尊重每个孩子

翁程凯

孩子们甚至有些自卑。我觉得，关心农民工子弟，要先从关心孩子们的心理活动做起。这些孩子们究竟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呢？我们思前想后，总结出了答案。我们要给他们提供的，应该是一份来自我们这个城市的关爱，有了爱，他们对这块土地将不再陌生，从而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于是，对于生活条件差的，我会定期给他们送些生活用品，给予物质上简单的帮助；对于身体条件差的，我会陪他们一起锻炼，并告诉他们健康是一切的前提；对于沉默寡言的，我会给他们讲故事，让



他们笑，告诉他们快乐是最重要的。对于孩子们的任何问题，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回答，遇到我回答不了的，我会问其他有经验的同事，再回答孩子们。在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残障人士，而“阳光之家”正是我们的切入点。每到约定的时间，“阳光之家”的孩子们就会在门口翘首盼望，看到熟悉的大哥哥大姐姐，几个性急的孩子就会冲到门口迎接。我们会放弃休息时间到“阳光之家”与智障孩子们聊天，想方设法用最生动、最简单的方法

耕读人家

蒯惠中

